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 
第五十七回 面前母逐親兒去 衣底珠尋舊主來

一臥西湖夢欲醒，宋家煙雨隔南屏。君臣不灑江山淚，駝馬常流草木腥。  
說鬼偶然殘脈望，傳經誰可聽伽陵。  
紫陽問道無餘答，止記前身鶴是丁。

話表月娘一行四眾，辭了寶公禪師，一路面來。玳安挑著行李，小玉扮著女道，老師姑敲木魚化齋。止有月娘終是見人羞慚，不像個久出家的。幸得南方家家好道，不消唸經，就送出齋供來，還有送上佈施、銅錢、白布的。只是一路茫茫，或投寺院安歇，或是搭載漁船，漫山過水，走了兩月有餘，到得臨安，是南宋紹興二十一年，秋盡冬初光景。那裡去找問孝哥信息。到各寺裡得個影兒，不過自游僧掛搭，及至尋到近前，又不是了。月娘晝夜啼哭，老師姑勸他虔誠，親上南海，祈求菩薩靈感接引，休把兒子放在心上。倒是愛根牽纏，不算一心修行的了。

月娘沒奈何，只得隨眾南海。過了錢塘江，問定海的路，水陸一千餘里，到了紹興府地方。趕不上程途，天晚下雨，把衣服行李濕了。路旁一座火德真君廟，叫開廟門問路，卻是一個尼姑庵，叫了半日不應。只聽得裡邊叫了空開門，喜得玳安忙叫月娘不迭。走出一個小尼姑來開門，年紀二十餘歲，生得且是秀雅，一團和氣，讓進月娘一行進廟去了。一個老尼姑有五十餘歲，住著拐杖，一似癩子般，卻是一雙小小腳兒，也是個半路出家的。忙問月娘何來，月娘和老師姑細說了一遍：是朝參南海的，到了寶方，天晚下雨，借宿一宵。糴些米來，常住裡吃齋，不敢打攪。老姑子道：「十方賢聖，就有十方接待，我這小庵雖不留眾，幾位師兄遠來，難道一頓粗齋備不起。」忙叫徒弟了空備齋，一面斟了茶來吃了。玳安放五行行李，也去幫他擔水燒火。原來門前一個神泉，用竹竿直引到屋裡灶前。南方叢林裡，多是如此方便。少頃煮得飯熟，用大盆捧將來。兩碗醃筍，兩碗醃豆腐，又是醬炒麵筋，一碗煮的乾藕，兩碟鹽豆兒。晚齋已畢，玳安自去廟門下打一個草鋪。月娘和師父一床。沒有閒床，小玉要在地下睡，那小尼姑道：「我兩人一床上將就過這一夜罷。」老癩姑子自去裡面一張禪床上睡去了不提。

原來這小姑子法名也叫了空，和小玉在外間一張繩床上睡了。睡到半夜，小玉是走路乏倦了的人，丟下頭的睡著，脫了上衣，只穿著小布褲兒，一個舊絹抹胸兒，不解中衣，只鬆了褲帶。那知道尼姑不是雌的，卻是個沙彌。這了空悄悄鑽過小玉身邊，一頭並枕，用手摸他的乳頭兒、肚皮兒，漸漸摸到下邊，把褲帶替鬆了，小玉哪裡得醒。這了空久在此庵，與老尼姑狼狽為奸，無惡不作，良家婦女被其誘逼失節，且有含羞自盡者，不知凡幾。今日明欺女眾，色膽包天，假裝翻身，竟非禮亂動。

小玉猛醒，忙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只道是玳安久不同宿，一時間進來偷野食吃，那曉得這小姑子是個雄的！疾忙推開身子，卻是這小姑子了空。小玉道：「你是姑子呀，如何這等無禮？」那尼姑嘴裡只好叫「好人！」小玉不敢高聲，道：「好出家人，你不是個姑子，倒是個和尚！」連忙跳起來，找衣裳穿不迭。姑子道：「我就是南海大寺裡的沙彌了空，常來這庵裡行走。我這南方，常是尼僧同居，你要走漏風聲，壞我們的戒行，叫你回不得北方。快快上床來，依我睡了就罷。你要不肯，我隨你到了南海，也逃不出這座寺去。那個和尚沒有幾個尼姑，那個尼僧沒有幾個和尚。只除非是個觀音菩薩，是個真修行的。」慌的小玉大叫，驚醒了月娘、玳安，一齊起來，小玉又不好明言，只說有賊。這小尼姑開了門一直走了。鬧到天明全沒敢睡，黑暗裡收拾行李，去辭老姑子起身。只見老姑子在房裡大罵：「那裡來的一起村野蠻婦們，平白的到我庵裡作踐騙了齋吃，還半夜起來打劫！天明我和你見官報縣，決不干休！」月娘明知他羞了撒賴，只得忍氣吞聲，走出廟來，上了大路，從今再不信這尼姑和尚。一路小心，過了寧波定海地方，望見汪洋萬頃，就是南海了：

浩渺接天，泓絕地。南極朝宗，為日月歸藏之府；東江總派，收岷峨尾閭之區。名山淵渚，旁結雁宕天台；禹穴會稽，下接番禺閩嶺。龍宮千丈，掛冰綃鮫人織錦；蛟窟萬層，排雲竇蚌母含珠。海帆幾片日邊來，梵閣千層天外起。

原來過海船，不等風順不敢開，不等人多也不肯開。月娘等在海邊村裡尋了一口莊家的屋住下，使玳安下鄉化些米來。連住三日，等得一起鎮江進香善人，和些僧眾們上了大船。拋了神符，拜了菩薩，齊聲念佛，和著靈感觀世音慈悲名號，才敢開船。月娘一行四眾，隨在船梢上過海不提。

卻說了空從渡江南來，在寧波得病，渡海遇了颶風，幸喜倒遇順風，吹回船來，得登彼岸。因想這南海地方空闊，大寺小庵，名山淨室，不止一二百處，那見我的母親。就是玳安也不到這裡，那裡問他們去。就往南來，也無處找尋。因此寫了一個木牌，掛在胸前，是「了空化齋」四個大字。雖到海中，不去安禪聽講，只在各處化齋，以便採取母親信息。

那日月娘一行過了海還隔菩薩的大寺有四日的路，也要探問孝哥信息。使玳安扮作道人，去左近寺庵裡化米，好訪問信息。那日玳安化齋去了，月娘在一個施主寡婦人家吃齋。天晚了，玳安不見回來，只好借宿在此等玳安來，明日進山。黃昏時候，只見了空披著衲襪，進得村來，朝著小玉問訊，只說他是本處的善人女道，要在此化齋，方便投宿。這小玉略識幾個字，見胸前掛著牌子，是「了空化齋」，想起那一夜假姑子的話來，說要隨我到南海，好歹不肯放空，這廝想是知我們過海，隨後趕來了。慌忙與月娘說知，那了空遠遠立著，還不曾開口，只聽小玉、月娘，禿禿禿短一頓臭罵。了空不知是那裡帳，可憐忍氣吞聲，回步而走。自古道：此處不留人，還有留人處。一個佛國地方，這位女菩薩和這比丘尼們，全不學好，就不佈施也罷，因何破口傷人？了空低頭去了。詩曰：

姓名面貌幾曾真，真假相疑疏問親。  
認賊為兒多自誤，將仇逐子是何因？  
曾參投杼疑慈母，陽虎招尤誤聖人。  
衣鉢不逢真骨血，當前錯過失金針。

看官聽說，了空母子對面不相認，難道小玉也不記得孝哥模樣？原來七歲上被兵趕散，做了十年沙彌，改頭換面，長破了面皮，又經了一場大病，枯黑乾瘦的一個小和尚。這月娘也做了尼姑，老了许多，自然對面兩不相認。小玉夜裡吃了假姑子的虧，白白的被他弄了一肚子惡氣，如何不罵。了空自去投古寺打齋過夜不提。

天將入夜，玳安回來，化了五升米，說道遇著人家齋僧道場，留著吃了三個大油餅，又是一百銅錢，又打探出一個喜信來。月娘問道：「甚麼喜信？」玳安道：「我問這齋僧人家說，有個小師傅名叫了空，可不知南海叢林裡有這個名字沒有？」那家道：「有了空，時常在海中各村裡化齋。一個牌子掛在胸前，只在這幾座寺裡，他又不安單坐禪，說是探問母親的信。」這個信是真的了。當初和他南來找娘，他原說要朝南海的，我明日早去，把這各村裡一問，他既有了招牌，就好找了。」

月娘、小玉聽了一驚，向玳安道：「今晚來了一個了空，想起那紹興府假姑子了空來，怕是他裝作化齋，又來趕我們的，被我們大罵一頓去了。也是一時性急，不曾問得明白，他就去了。那孝哥當初也不是這等一個黑瘦的。」玳安道：「一個人隔了十年多，又剃了頭，那裡認得去？這多是孝哥了。」惱得個月娘一夜沒睡，把不到天明，叫玳安各處去找不提。

卻說了空因找尋不見母親，不敢投寺安置，白日各處化齋，夜在山岩樹下打坐，也不怕狼蟲虎豹，發願今生不得見母，決不還鄉。那日走到一坐山崖邊，只見一個白衣貧婆，在山澗邊折洗破衣，見了空來，坐在一株松樹根下打坐，便問了空道：「小禪師，你有甚麼衣服脫下來，我替你漿洗漿洗。我在前庵裡住，有個兒子出了家，來此看他，替他折折衣服，也是生他一場。這些身上垢膩，通洗不淨。只有這個澗水，是老母濯垢泉，隨甚麼破壞直裰，一經了這水，都是光明乾淨的。又不沾灰泥，又堅壯耐穿，現不得破的。」了空大喜，急忙脫下這件破衲襪來，看了看一片片補得破布鋪襯，一年多不曾離得身子，這些蟲蟻灰垢，都生滿了。那

得這個女菩薩一片好心，休說替我漿洗，就拆開縫補的幾針，也就是佈施了。要脫下來天又寒冷，沒得替換，只得問女菩薩，借過針來縫縫也罷。那白衣婆婆揭起襟底，一個金針送與了空補衲。好個金針，偈曰：

不是凡銅頑鐵，曾經水火磨成。拈來切莫暫停工，繡出鴛鴦交頸。最怕一針有錯，亂絲積縷難成。穿針孔要分明，乞巧天孫覷定。

了空得了金針，將破衲取將來，放在石邊，看見前襟底下一塊破布，高突突滾將綿絮出來，有些破綻，用針挑起這塊布來，抽出些絮子好補。不想揭起破布，露出一個黃紗囊來，不知是甚麼物件。用手一捏，沉甸甸、圓碌碌，折開一看，原是一百八顆七寶佛首的數珠。這件破衲中，如何有此異寶，才待告訴婆婆，抬頭一看，那裡有個人影兒。把手內金針，疾忙把珠子縫上，藏在胸前，使金針在一起。在濯垢泉取出鉢盂，盛出一鉢清水，先洗淨鉢盂，卻取第二鉢水洗淨面上塵土，又取第三鉢水一飲而盡。覺五內清涼，塵心病體，一時灑落。真是甘露洗心金骨換，醍醐灌頂玉池融。了空披衣托鉢，從山澗邊來，遠遠望見一個道人，挑著扁拐蒲團，大踏步走得將近，看著了空從山下過，他卻立住了腳只管細看。等這了空到面前，這道人呵呵大笑，大喝一聲道：「你走那裡去？」嚇得了空只當作截路賊兵，劫僧的外道，睜眼一看，卻原來是玳安。怎麼也來到這裡，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詩曰：

越水吳山何處尋，主人原不隔前林。  
濯將法水還三寶，收得明珠直萬金；  
手拈菩薩慈母近，眼看彼岸道師臨。  
團圓正好回東土，聽取潮音觀世音。

主僕二人，一僧一道，坐在道旁一塊盤陀石上，各人細說別後之苦。玳安說：「大娘為你出家做了尼姑，遠來找你。前日說罵了你一頓，原有一個假了空，裝作尼姑，只當你是個假的。」了空大笑道：「我只知一個了空，那知道弄出許多假了空來？果然罵得我沒處去。又訴說，被賊擄在山寨，遇著錦屏小姐，放我下山，一路找尋沒信，才到南海，不想此處相遇。」真是千言萬語，一時難盡。說話多時，天色晚了，問道：「玳安，還有多少路才到母親住處？」玳安道：「我聽得有一家善人齋僧，知道你在這裡左近，走了幾處，俱沒有信。不知你走到海邊村裡來，我出來了三日，這山路黑了，又怕有虎，今日回不去，且到寺裡宿下，明日走罷。大娘在村裡等我信，不知怎麼焦燥哩。」了空道：「前邊有座小淨室，一位苦行老和尚，我常來投宿，且去打攪他一齋。」說著話，二人走到門前，只有兩口草庵，師徒二人住著。以耕種石田為行，也不參佛唸經，每夜打坐不睡。聽得狗叫，小沙彌赤著腳來開門，認得是了空，請進來上繩床坐下。沒有夜飯，卻是一鍋蔓青和些山笋，煮得稀爛。燒得鬆柴滿屋松香。各人吃了兩大碗。了空還念了功課，同玳安上床睡去，次日才去拜見母親。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